



可取的

——比利時 依克霍特著——

鍾憲民譯

，這又是怎樣的思念啊！——是一個像橡樹一般健碩的男孩。啊，她是上帝創造的怎樣慈祥的婦人啊！

「早安，母親！」

這個可愛的聲音往那裏去了？

他怎樣躊躇不決似地伸展他的四肢，把雙臂投向她的頸項去啊！

這頭腦簡單的婦人不能相信這現實的事。每當她第一個起了身後，便走到她兒子睡的頂樓上去。她把那紊亂的牀從頭邊到腳邊摸索了一回，在被底下徒然地找尋了一回那筋肉稜稜的男孩，她方才相信他已離開她了。這可愛的孩子是她在前每天早晨撫愛地搖撼的，——因為恐怕痛了他

不

幸的巴布爾·郭爾！

佛蘭斯，她勇敢的兒子，她眼睛的瞳子，也就是她心的跳動，已經離去了；到衛隊裏去已有八天了。他遠離了家鄉，他已被帶走了，失掉在一個大城市裏了！……

他的木匠的舊衣，他的短衣和天鵝絨的褲子，他灰色的圍前，他的帽子却依舊堆放在牀頭的椅上，宛若他剛才投在那裏似的。可是樹膠的氣味和油漆的氣味已漸漸從他的衣服上消散了，兩隻大腿和突出的筋絡在活動時所留下的縐痕不久也要消失了；不久那神聖的崇拜者要吸進這種氣

味正像仙香的煙氣一樣，並且要吻那些舊衣正像古代的餘跡一樣，從此不見那可愛的人了。

心灰意懶地沉思了半晌，她終於走下樓去了。

她把那爐竈生了火，開始煮咖啡了。不久水在壺裏歌唱起來。當這種音樂聲聽得了而咖啡的濃味陣陣地送出來的時候，幻想又來欺騙她了。

她把那沸水傾了出來，彷彿他也要飲咖啡似的。她做了三個大的牛奶麵包，又把她們放在佛蘭斯的碟子邊。她甚至也把那鉛茶壺盛滿了，彷彿是預備給他帶到工場上去的。然後她靜候著在屋中每天都有過的鬧聲。一點聲音也沒有！全家的人還在她頭上邊熟睡著。隨後那樓梯傍陰沉的淒涼，變得這樣的深大，竟使她突然間不由得寒慄起來好像受了爆裂聲的驚恐似的。

『我是多麼愚蠢啊！我的思想又往那裏去了？他不是離去了嗎？……啊！佛蘭斯！佛蘭斯！……』

茶壺從她手裏滑脫了。她慢鈍鈍地倒在椅上；沿著她皺皮的面頰流著的眼淚滴在她的杯中。

二

她還有別的小孩，但是為什麼上帝使她熱愛這個兒子呢

？她不但愛他比她的三個年長的兒子和四個多情的女兒來得熱烈，而且比愛她兩個更幼的小孩也要熱烈：那幼小的羅不，和那嬌嫩的達，一個七歲的金髮女孩，巴布爾。郭爾覺得那幾個年長的兒女到登凡爾去了，倒並不使她傷心。有幾個兒子已經結婚，但這也不能使她快慰，雖然他們都把剩餘的錢寄給她。在別個做母親的，見到自己的兒子能這樣地報答她，自然是很喜悅，可是他們的母親只是平常地愛著他們。

像和她相類的貧苦的婦人一樣，她隨著她的本能和衝動，從沒有分析過她們的。她所知道的溺愛佛蘭斯的原因，便是因為這孩子是這樣的像他已死的父親。

她所以這樣過度地溺愛他，也還有別的動機，這些動機她祇有時能直覺到的。她讓自己被這種感情所搖撼，正像頭腦簡單的人時常被音樂聲或濃香所迷惑，而不識那樂器或花卉的一樣。

巴布爾是拉斯脫地方一個木履匠的女兒，自私而貪婪的；他死後所遺下的錢足夠使她能用以挑選她所好的丈夫，一個在希爾特地方的車匠。他和他租了在李爾附近的客寨爾地方的一塊田，便在那裏耕種自食。他們不能把家境弄

好，因為她產了過多的孩子。

那妻子，一個熱情的頭髮棕色的女子，不吝惜地消耗她丈夫的精力；她正像吃麵包一樣消耗她們。

她當時懷孕而生產，因為她不時要她丈夫給她慾望的滿足。誰會想到那富於活力的青年會因這種的情愛而致傷身呢？尤其是因為他自己也從未有過慾望的飽滿，而且每次總是他堅持過求的！不但如此，他吃的很多，並且自傲地說，他能在桌子邊補償在牀裏所失掉的東西。七個孩子便是證他們篤厚的情愛了。

勿利克在工作的時候也是同樣地勇敢的；他為他的兒女而努力。一天他忽而暈倒在田溝裏，失却了知覺，彷彿後頸被猛擊了一般。他的牛便異常淒厲地嘶鳴起來；於是旁人便把他帶到家裏去。過了好久他才回復了知覺。勿利克不知道這是什麼預兆，想到自己這麼健碩的人會暈倒，不由己的失笑了。可是過了幾天，一天早晨起身來，他覺得異樣的壓迫，在咳嗽的時候，發見了血跡在痰裏面。這時巴布爾異常不安，便從李爾請了個醫生來。把那軟弱無力的病人診察了一會，又問他妻子許多話，醫生忽而表示嚴正的模樣。丈夫的病是十分危險的，他這樣對她說，但她須得讓他夜裏好好地睡覺，如果她不願使他在那禮拜堂塔

樓的影子裏永遠睡著的話。巴布爾驚駭起來。她認識幾個人是因無愛情的苦寂而衰老的，但她總不相信，一個人會因過度的情愛而患病的。

她確實餓餓了幾時。

佛蘭斯，她最後一個兒子，已經十歲了。巴布爾決定使這孩子是最後一個了。尤其因為耕田不十分順利。勿利克病了之後，便不得不放棄耕田，而在村裏開小店度日，祇管著一小方的種馬鈴薯的地。

不久勿利克又康健如常。他又顯得活氣蓬勃和往前一樣強壯，於是他便替人家做短工。同時他的血又活躍起來而有所要求了。巴布爾難於拒絕他的央求，那因她的推拒而不滿，帶著委屈求全的目光的丈夫的要求。他們饑餓得這麼長久了，肉體上一點的幸福會安慰他們過去的苦悶呢。

勿利克不知道醫生對他妻子說的話，一天當他苦求到無可奈何，對她的推拒不耐煩起來而要強迫的時候，她哭著臉把那事情告訴了他，他立即嘲笑她，說是那個醫生是城裏的滑頭，要故意作弄他們。他的聲辯是無以反駁的。於是兩人便重理故事，正像往常一樣不惜身體地進行了。

新的孩子又來了：那幼小的羅不，和後來的女孩達。當這嬌小的女孩祇有幾個月時候，忽然在一個四月裏的晚

上，勿利克身上又發現先前的可怖的病徵。這晚上他不許他的妻子趕到李爾去，可是第二天，醫生却證實他的病是無資望的了。看看房角裏的兩個兒女，勿利克禁不住做了一個憤怒的手勢，對那母親說：『正是那幾隻小手，掘了土地預備埋葬你的丈夫的！』

過了兩天勿利克死了。

那不幸的女人消沉地生活著，但是深深地後悔沒有遵守醫生的勸告。

她的佛蘭斯安慰著她淒涼的生活，她最好的男子的形像的記憶，她在這個孩子找到了；尤其是在他成年之後，她覺察出異常的相像來。她似乎又見了那活潑的車匠；堅實的腿、像田鼠毛一般黑的頭髮、棕色的眼睛、扁大的嘴、肥滿的雙頰，什麼也酷肖他的父親。佛蘭斯的父親遺傳給他以誠實、勇敢、高傲的性質和驟然的快樂的脾氣。他像他已故的父親一樣，對那好心的婦人做各種幻詭的奇事、聊以自怡；有時故意把屋裏的家具弄亂，藉以作弄他好心的母親。坐在桌邊的時候，他裝出厭惡的樣子來，說湯煮得煙火氣太重，馬鈴薯煮得不入味了。她聽了總是聲辯著。時常她顯得憤怒起來，追趕那親愛的「小鬼」。追不他到，她便把掃帚向他的雙腿中間投過去，把鍋蓋向他的頭投

過去，可是每次總留心著不要擊中他的。她心中實在對他的指摘覺得愉快並且滿意；她只是要以微怒的話來追憶她丈夫責備她時的情形罷了。

晚上他把工場上和街上的消息講給她聽。他是不善於講話的，於是他想出種種不可信的趣聞來，並且竭力使她相信。而她也好奇地諦聽著，直到後來他的謊語變得太離奇，而使他自己也不覺失笑起來的時候，她才知道了真相。現在這樣的快樂已不再有了。屋子變得又像她丈夫初死時一樣淒涼冷寂了。呵，這可恨的當兵的服役啊！

三

要使上帝在抽籤(一)那天佑護她，她已把應該做的事都做過了。前年當耶穌誕生節時她也曾和她的佛蘭斯參加她們村人到喜不雷爾(二)去的進香隊，後來當那不可避免的一天接近了的時候，她也曾在李爾地方的教堂裏禱告過。在那重要的一天，當他帶著蒼白而惶恐的臉兒走到那學校(三)裏去的時候，她在他頸項周圍放了一個神像，在他

(一)在比利時往前曾有一種習慣，就是用抽籤的方法來徵兵的。

(二)著名聖地。

(三)舉行抽籤的地方。

右臂上繫了一串念珠，在他短衣和短褲袋裏放了許多護符：一隻當「聖人之夜」摘下的齒、黑貓的牙齒、一顆栗子是一個號稱魔術家的牧人浦兒斯用刀彫刻過的、還有一張寫着神祕的數目字的紙，意思是用以把她兒子超脫兵役的號數召來的。當真她什麼也沒有忽略過。當她對那偷兒浦兒斯訴苦著說，他的護符是沒有靈應的時候，他碎責她，說她不該把正統派的信仰和那村中的牧師所作的罪惡混淆了起來；因為人們不能求救於聖人而同時又求救於魔鬼的。

佛蘭斯的號數是很低的，正像他們的財富是很少的一樣。

她試欲把他救出來，用種種遁辭來說明，她是一個寡婦，而這個孩子是養活她的唯一的人。但是正像常常發生的，一樣，村中較有權威的紳士，或者甚至農民自己也想保留他們的兒子的，無情地對那些招兵員說，那寡婦還有別的孩子在著哩。

她又藉口說她兒子有遺傳病的。李爾的醫生也願意用證明書證明，佛蘭斯的父親是因癆病而死的。這不是全然確實的，但因為失悔自己先前在勿利克臨死時說了許多酷烈的話，這時也樂於欺瞞那些招兵員了。

但可惜這孩子身體顯得健碩而且豐腴。當他們把他從一間房裏——他在那裏和別的新兵脫了衣的——拉到那檢驗室裏來的時候，他的體格使誰也驚異起來。那些檢驗員都讚美他，覺得他是一個罕有的價值的典型。不顧他的窘促，他裸體地站在那些光臨奪目的大人物前的慌亂；他們把他的身體左右地轉了一回，打量著他並且和他戲弄著。他被撫摩，測量長度和重量，並且自首至尾地被檢察著，甚至於他身體最秘密的部份，也被目不轉睛地看過了。然後一個檢驗員拍了拍他的肩膀，立即宣告著說：「可取的！」

他還有什麼希望再回去呢？他終於鎮靜下來，向他們要求准予免役。他們對這要求只是置之一笑，但是允許他穿上衣服，並且把請願書帶來。當他們讀過了這請願書後，他們縱聲大笑起來。

這闊肩的，有紅噴噴的臉兒，健碩的少年受窘了！他胸脯的肌肉是如此地豐腴！招兵員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人呢！

.....

可取的！佛蘭斯沮喪而且憂心的回家去，當他想到母親時心中越發愁慮。他妒忌著巴爾特·維吹克，這個人也是很強壯的，但是檢查員却一見了他的雙腿便把他斥退了。

這僥倖的人肥胖得老是像發腫似的，但他自己却從未因此而誇耀。還有客塞爾地方一個農民，磨坊裏的替斯脫都因為有疝氣病而被釋放的。這是巴布爾·郭爾的兒子所不知道的一種病，但這病在他想來却是天恩的賜予。

下一天他不得不被一個官員引導到皮勿萊地方去，那裏他又被人檢驗身體。然後，又把他量了量長短，把他的名字登記入簿；最後給一封公函，送他返家。

冬季已經過去了，夏天也已飛馳過去了。那寡婦以為那些官員們已經忘却了她的兒子。但是有一天當他到工場去的時候，佛蘭斯遇到了一個管理田地的人；這人立即遞給他一張字條，是市長寫給他要他即刻動身到皮勿萊地方去的。這是市長的命令，他不得不去，因為要是不然，警察立即會出現的！那母親郭爾慌張地把幾件破舊的衣服放在一塊紅色的棉巾裏，並且把一些紙幣，縫在一雙棉襪的底裏。

啊！那離別的早晨！他已經把包裹繫在一個手杖的尖端上，又把手杖荷在肩上了。此後那好心的婦人時常在靈眼前聽見他，正像在那時一樣，面頰紅噴噴的，有幾處又很白的，神情慌亂的，穿著他「最好」的褲子，和禮帽。她希望他能夠使那些官員器重他，不要在那些和誠實的父母的

兒子們同時被獲的游民中間受人歧視。

她伴著他直到李爾，雖則他在家時勸他母親不要送行以免徒增傷感：「不」，他說，眼睛漲紅著幾乎捺不住流淚，「這樣我要昏倒了，你要把我全部的勇氣都搶去了。」

他們在每個沿路的小禮拜堂前停住了。她開始禱告起來，但每次總沒有完了她的禱告；末後她轉身向她的兒子，雙手合抱了他的頭注視著他，彷彿她永不會再見他了似的。她終於號啕大哭起來。

「不要哭了，我的母親。我不會到天涯地角去的……我要在村裏度假日，你也可以往那裏去的……我會寫信給你；羅不可以讀給你聽，不是嗎，羅不？再和你的哥哥吻一吻，膽怯的人！羅不會寫信給我，像一個好孩子那樣。」

說著「不要哭」！他幾乎不能捺住他的眼淚了，因此那不幸的母親哭得更淒苦了。在他們周圍的幾個小孩，臉色也顯得慌亂而且嚴正了。

他試欲像往常一樣開玩笑，但這已是不可能的了！這種不真誠的開玩笑比什麼都使人心痛；他預覺到他那假裝的微笑已浸沉在那從他心底裏湧到眼眶裏來的淚泉中了。這時他急步的走了，轉過臉來，假裝著果毅勇邁的神情。

「快些！快些！」因為我怕要遲到了。」說了他用拳頭對他

的胸脯猛擊了幾下，咋舌著微語道：「你終究是男子，是不是？那末莫再哭了，往魔鬼那裏去吧！」

他們到了城裏。車站附近的地方，佈滿著新兵，都醉醺醺的互相挽著手往酒店裏去。市民和鄉民都結爲朋友了。大家都是貧民，身上發著泥土或者木屑的氣味。有幾個帽上簪著光怪陸離的紙花，這種紙花往常是用以裝飾被牽入屠場的肥牛，或者送入軍營的少年的。

郭爾家人走進一引茶店裏去飲了些茶，但是啤酒還在他們的喉頭。

母親們、姊妹們、未婚妻們、都和巴布爾一樣決定在最後的一分鐘內離開那些親愛的人，這些婦人同情地互相睜視著，當她們用目光指示著那將失掉的人的時候，憐憫捉住了她們。

在一間大廳的角隅裏，可以聽到鼓勇的話和嘆息的聲音，可以看見交叉著的手和互相注視著的目光。佛蘭斯帶著一個被溺愛的人的殘忍的心情，顯得因那些愛語和柔撫而不耐煩起來，於是幾乎不聽到他母親柔婉的勸告了。他只是被一種沉醉的感覺捉住著，但願立即向那些在窗前成羣的走過狂叫著的人中間奔跑過去。

最後的幾分鐘已經過去了。現在已是分離的時候了。巴

布爾和別的強頑的婦人們跑到車站第一個欄門前。她們身體靠在欄欄上，便看見火車駛來了。機關嘶嘶地喘著息。火車慢慢地駛來，彷彿很缺力的樣子。

「看他們啊！」

他們被擠在貨車裏面。頭與頭互相緊壓著。重見的呼聲和辭別的呼聲混雜著，在機器的喧聲中幾乎聽不清楚了。

「佛蘭斯！佛蘭斯！」

「母親！」

她們目送著那黑蛇漸漸地遠去了，甚至當火車的盤旋著的黑煙已消失了時，她們還是揮著手帕。一切都完了；她們還是有著那火車，因為這個裏面所載的肉體，彷彿是剛才從她們的心的周圍活活地割下來的。

四

回到村裏後，巴布爾自己覺得對人比先前更加暴戾了：「哈！爲什麼他們不像那些香料商人一樣富有呢？他們在窮人前面誇大地說，他們已經把他們六個兒子，用金錢贖出了。」

要擺脫這種愚蠢的脾氣，她試欲從事家務，聊以遣懷。這一天下午，次日，翌日她草草地做完了工作，便在屋裏

像迷路者一樣彷徨著。

要重見他的熱望，是這樣地強大而且不可抵抗，正像是妊婦的熱望一樣。她追悔著她沒有好好地和他擁抱，在車站中最後分離的時光沒有充分地表示熱愛。她最後甚至譴責自己一句話，這句話她已在離別前一天悲憤萬分的一分鐘內，在他們傾訴隱衷的時候說過了。她忘却了許多勸語！但她還可以有離家追尋他的藉詞：他祇帶了一雙襪去，也許他缺乏金錢，沒有充分的食料。

到了第七天她捱不過日子了，決定不論怎樣要去重見他！他也許還在兵站裏呢，因為據她所知，通常新兵在那裏總要逗留一星期以上。她很急速地打了一個包裹，塞滿著衣服布料和食物；然後她把羅不和達喚了來，他們正在道路的塵埃中玩著的，替他們洗了臉，在幾分鐘內替他們換了衣服，自己也整然地穿了衣。

「我們要到那裏去了，母親？」

「到皮勿萊去找我們的佛蘭斯！」

兩個孩子對這個旅行都無異議；祇把用火车的散步想了想，他們已快活得雀躍起來了。

「你看啊！」鄰人見了巴布爾把門鎖上，便這樣說：「老年的巴布爾現在出去散散心了。」

那些饒舌的婦人渴望著要知道，她為什麼戴著禮帽，潔白的頭巾，穿著她最好的褲子和她新的外衣。她慣常也是好言的，便很滿意地和她們寒暄了幾句，隨即急忙地離開了。

在李爾他們祇有去買車票的時間了。傲慢的警察們幫助他們走進三等的車廂裏去。巴布爾第一次敢冒險坐在這種運輸的利具中。這是真的，佛蘭斯第一次把這先例示給她看。羅不和達真驚異地把鼻子貼在玻璃上，看著那些比他們的夢景還跑得快的景物。

盡凡爾大禮拜堂的鐘鳴了二下。這時經過了種種困阻，城裏市民拒絕她的問訊，頑童們訕笑她的愚笨，那鄉婦和她的兩個小孩才終於上了渡船。這質朴的鄉婦從未見過那斯凱爾獨輪船呢！巴布爾沉浸於她母親的幻想中，對那浩蕩的碧綠色的海水，上面有奇怪の木屋浮動著的，祇略加注意。除了她的思想的景象，她什麼也不看；至於那海岸上的一切裝飾物，在別一天她也許要瞠目而欣羨的，這時對她是全然無意味，而且甚至於在她腦膜上只是一閃便過了。但她的兩個孩子都怡然自樂，凝視著一切，頗有出神的樣子。他們不時拉著那幻想著的婦人的外衣，叫她欣賞那桅帆、那船舵、在海面上輕跳著的海鷗、那水手的動作

和他的奇特的帽子。鈴聲忽然響了起來，他們恍惚覺得是天上來的音樂。

到了對岸，重新要坐火車了。

「我們已到了皮勿萊嗎？」巴布爾問她的同車人，當火車第一次停住時。她以為火車的速度還不足夠；她的思想駛得更快呢！後來他們到了目的地，她不經困難地問到了兵站的所在：是一所廣大的紅色的平屋，在那小城的近郊。

她遇到三五成羣的新兵，已經全體武裝了而由伍長領導著的。他們穿了軍裝，都感到不舒服，因此笨拙地用手摸著自己的身體，但是也有些人因為穿著新的服裝，顯得光榮的模樣。

巴布爾胸膈塞悶的睜大著眼，找尋她的佛蘭斯在那些紅邊的圓帽底下和灰色褲子的中間。她要近去，但是一個副官把她推開了。

她趕快回到那些新來的兵士那裏去，他們還沒有住在兵營裏而正在享受最後一刻閒空的時光；她向那些較沉默而少動的問及佛蘭斯。但是這些可憐的人們深沉於自己的冥想中不懂得她的話。佛蘭斯郭爾？這個名字對他們有什麼意義呢？

當真他們也正如她在這裏一樣人地生疏。從國裏各處地

方被召集了來，又被成羣地棄在那裏，他們還沒有鎮靜下來思考他們所遭的運命的時候呢。祇有混亂的一團，市民和鄉人，僕人的粗衣和工人的短衣，佛蘭特人和伐龍人，船夫和泥匠。他們無精打彩地伸著腰，雜亂地喧嚷著，他們忽而呆住忽而發狂；這一切都是被一種熱病所引致出來的，這種熱病在一羣羽毛各異而來自各異的國土的鳥，突然被禁錮在一個大籠裏時所常有的。他們偶爾互相結為弟兄，互相呼著，雖然他們都是不相識的，握著手，有時互相用啤酒款待；他們再走進別的人羣裏去創造新的友誼。他們沒有兩個人，是先前本已相熟識的。有幾箇軍長闖入新兵的集團裏來；他們被圍繞著，那些人很恭敬地對待他們，聽他們講話，正像聽神話者的一樣。有幾個玩著把他們的軍帽取下來，戴在自己頭上，或者把他們的腰刀從刀插裏拔了出來。

巴布爾最後從這人羣裏打出一條路來，走到了兵營。她預備立即走進門去，可是一個衛兵阻住了她。幸而她是她鄰村的人，她的外衣，寬大的頭巾和長圓的帽子，在她未啓口前已經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印象了。但他是被命令不准婦人進營房的，因此他設法自己先去通報那所找的人。但是因為他自己不認識那客塞爾地方的新兵，他問了營房中

別一個兵；這是一個蒙斯地方來的伐龍人，是一個好快樂的少年。

『佛蘭斯·郭爾？』這個人說：『等一等。我曾見過那個步兵，髮黑而肩闊的，是不？……你來得湊巧，伯母，因為他現在已乘輪船到奧斯登去了，他的隊伍留守在那裏呢。』

巴布爾覺得一陣寒慄，但她終究沒有失望。奧斯登特在那裏呢？她應該快些去了！

上帝啊！要說明這城市在那裏真不容易啊。據巴林阿其（二）地方人說，她是在海岸上，很遠很遠的，要幾個鐘頭才能達到的。她也許不能在一天之內達到牠呢。到奧斯登特去的最後一班火車已開駛了。即使她今天還能到奧斯登特，這一定不是在傍晚前而要在深夜新兵點名過後了。這樣她定須宿在這生疏的城裏，等到明天再和她親愛的兒子接吻了。

她聽著這些話，正像一個受難者一樣。在旅途上重見她的佛蘭斯的思想支持著她。她的神經這時鬆弛了，她覺得太疲乏，加以下午的陰雨愈加覺得沉重壓迫了。

和她講話的人們都同情地看著她，失望似的地。

『相信我，伯母！』那衛兵結論地說：『你還是下一次再來找他，現在回家去的好。半點鐘後，有一班火車到登凡爾去的。勇敢些，人家不會殺死你的兒子的！兵役是很艱苦的，但也不會因此而死的，我們。我和那位同伴，你看，很強固地站在我們的腿上。還有什麼嗎！』

把那她所從早晨帶著的包裹略微抬了起來，他提議叫她把牠交給他一團的兵士們由他們轉送給佛蘭斯，因為他們明天就要動身的。

她的兩個孩子，她全然不注意的，幾乎因疲乏和饑餓而搖搖欲倒了。那些兵士使她注意到這事。那些新奇的東西早已不惹起羅不和達的注意了，他們祇是困苦地拖著自己。這使她決意把包裹解開了。她取出幾塊牛油麵包，兩隻為那兩個孩子煮熟的雞蛋，並且從要送給佛蘭斯的那些蘋果中間，拿了幾個，送給那些殷勤的兵士們。然後她把羅不和達拉到裙邊來，掉轉身來，拔步便走，當她驚異地對那些高聳的紅牆環視了一日之後，這些牆在像斬頭刀一樣可怕的烏雲馳過時似乎在那裏顫動。

未完

